

只有一具诡异尸体的房子发来三封信 ①

侦探悬疑



儒爵爷 著
古吴轩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福尔摩斯先生已经退休，现在在英国南部乡间隐居，专心研究养蜂事业去了……”多年来，位于英国伦敦的福尔摩斯博物馆总会收到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希望名侦探能再次出马，解决他们的难题。然而，这些来信总是得到上述这个制式的解答。直到有一天，博物馆的管理员老威克同时收到了在不同时间发出的三封信……一个小男孩寄往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三封信，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当局介入后久无头绪，这个时候，一位来自中国的“大学化学讲师”行动了。从伦敦追查线索来到重庆鬼城，没想到，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具穿着红色泳衣、被吊在树上的童尸……英国华人留学家庭的灭门惨案，揭开了重庆红衣男孩悬尸索魂的秘密！

这是一个不太会让人心情愉快的早晨，天空有些阴暗，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沉闷的因子。我两手紧紧地抓着车子的边框，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而上下跳动着，胃里的半瓢酸水几乎都要漾出来了。这个天杀的老福，不知道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放着好好的公交车不坐，还不让我打车，非要安排个人力三轮车来接我。

就在我感到骨头快要散架的时候，“吱”的一声，车急停，目的地到了。随着惯性的推力，我一个趔趄差点没直接给抛出去。我正想骂娘呢，下面伸过来一只手把我扶了下来。我脚踩到踏实的地面之后，才看清扶我的人老福。平时一直故作高深、板着脸的他，这会儿却乐呵得不得了。

老福也不等我质问，自顾拄着他的必备道具——雨伞，转身就向右边一片树林里走去。我赶紧几步追上，追问道：“装神弄鬼的，你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说的旅游难道就是从林夺宝啊？”他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没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空地，豁然开朗。空地中央停着一辆加长的路虎车。见我们出现，车上马上就钻下来一个人，还是个老外。这家伙有一米八五以上的身高。他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仰望着他，立马就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让我不由得向后退了半步。

老福先向他点了点头，然后指着我说：“这位就是我的搭档，市日报的首席编辑，石华先生。”那大个儿在他宽阔的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向我伸出手，然后操着同样僵硬的普通话说：“石先生你好，我是英国联邦政府情报调查局下属S·H特别调查组的探员，阿兰·瑞恩。”我被他名字前面加缀的那一系列部门弄得有些晕乎，怯懦地同他握了握手就赶紧松开了。“不好意思，因为情况特殊，所以

只能约你们在这里见面。”说罢，这位瑞恩先生便一鞠躬，往车的方向摆了个请的手势。我便尾随着老福，钻进了那辆豪华的加长路虎。

从那破三轮上下来后，我总算舒了一口气。那个阿兰·瑞恩在右侧靠窗的位置正襟危坐，他说道：“二位可以休息一下，这趟旅程是非常漫长的。”

借着这个机会，我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我和老福的关系。我叫石华，是本市一家报社的首席编辑。至于我和老福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把老福比喻成福尔摩斯的话，我就自嘲是一个不懂医术但脾气还可以的华生，算是他的一个不定时的助手吧。

老福原名叫夏福佑，我一直叫他老福。他是一个顶级的私家侦探，性情古怪。他平时神出鬼没的，也没啥特殊爱好，除了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听听酷玩和老鹰乐队的歌，他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他手头上的报纸——在无聊的时候他就经常翻着一份份的报纸，找到上面的一些刑事案件，坐在沙发上叼着东南亚棕榈烟，自娱自乐地推理——说来也怪，很多案子就这样被他足不出户侦破了。

我是被瑞恩叫醒的，这个时候飞机已经着陆了，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飞机停在了一个小型的军用飞机场上，没走几步，一辆豪华路虎横亘在了我们面前。这一路真是够奢侈的。坐了没多久，车子就停了下来。

我们下车后，瑞恩给司机交待了几句，车子就开走了。我尾随在老福身后跟了上去，还瞟了一眼路牌：Baker Street。原来这条不起眼的小街，竟然就是那传说中的第一大侦探街——贝克街。

这条街道不是很长，大概也就四五百米的样子，两边的建筑多是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古老建筑，现在都成了商业大厦和各种各样的店铺。快到

街尾的时候，瑞恩停了下来，弯腰向老福摆了个请的姿势，老福点点头，也回敬了一个，让瑞恩带路。在进门的那一刻，我又看见了那几个熟悉的标示：No.221。

门楣上有一个牌匾，上面写着：THE SHERLOCK HOLMES MUSEUM。上了楼，两扇门呈现在我们眼前——虽然这门后来经过了装潢，但依然能看出它确实有些年份了。门的把手上挂着一个牌子：CLOSED。

瑞恩走上前去，抬手敲了敲门。很快门就被拉开了一条缝隙，里面闪出来一张苍老却精神矍铄的脸来。他先是看了看瑞恩，和他打了个招呼，接着便把我和老福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才彻底打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

这里，就是福尔摩斯博物馆了。那传说中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冒险史的。

屋子里很暗，老头儿的手中提着一个古旧的风灯，另外远端的灯台上还点着一根蜡烛——这就是整个屋子全部的照明设备了——居然没有电灯！瑞恩示意我们落座，然后就自顾着和老头儿交流了几句，接着就见老头儿点了点头，此时脸上方才露出笑意。瑞恩这会儿才转过脸来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是老威克，丹尼尔·威克，就是这个福尔摩斯博物馆的管理员，他在这儿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

威克马上又对着我们点头友好地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我们也微微颌首向他致意。不一会儿，瑞恩便打断了我们的思绪，示意我们围到桌子中间来。他说：“先生们，很抱歉十万火急地将你们请来，在这里我谨代表皇家警署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诚挚的感谢。”“不用这么客气，尽管说就是。帮不帮得上忙还另当别论呢。”老福也客气地说道。

瑞恩点点头，向我们鞠了一躬，

再次表示感谢。然后才接着说：“相信那件诡异至极的案子，贵国的官方已经有人和你们接触、讲解过了，我这会儿也就不再多说了。”瑞恩给老威克交待了一句后，老威克便把一个文件夹摆在了老福面前。老福打开文件夹，里面露出三个信封来。老福用询问的眼神看着瑞恩，得到瑞恩肯定的点头应允之后，老福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专用的手套和放大镜，这才打开了信封，抖出来三张信纸。

我凑过头去看，也看不太明白，老福仗着在大学做过讲师，英语还是过得去的。老福初步端详了一会儿之后，抬头问瑞恩：“你们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了什么？”

瑞恩一摊手，说：“刚开始我们更倾向于这只是个玩笑，一个小孩子的恶作剧。但为了以防万一，出于谨慎考虑，我们还是按照信上所说的地址——朴茨茅斯郊区的一个乡间房屋，前往调查了一番，但那却是一座闲置了一段时间的空房。据周围人说，那里前段时间确实住着一户中国人，但不久前，这个房子就空了，屋子里的人相继离开了，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紧接着瑞恩略带疑虑地说道：“我们对这个房子里的人为何会突然失踪感到很困惑，但更让我们困惑并震惊的，是那个房子的门前，出现了一具极度恐怖的尸体！”

瑞恩说到这里的时候，在一边站着的老威克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瑞恩的脸色也微微发白了。

看来，这次劳师动众把我们从中国请来，应该就是因为那一具诡异的尸体了。可是，究竟是怎样一具尸体，能让老威克和瑞恩如此恐惧呢？老威克在那里嘟囔着：“奇怪的是，这三封时间相隔近一个月的信，为何会在同时送到我这里呢？”

杜贺玩百家乐赢了200多万

12

官场小说



丁志阔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总喜欢玩两把，一来二去就上了瘾，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善于领会领导的喜好，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可以说是官运亨通，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悬崖勒马，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危机也悄然逼近……

[上期回顾]

鲁强在上次江瑜公路项目中只拿到了相对较小的部分，于是就想采取一些手段，将杜贺拉拢过来。他的方法是将杜贺带到境外去赌博。

两个人又坐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终于来到了一处庄园式的住宅，里面灯火通明。有主人迎出来，见到鲁强之后热情地握手，嘴上说道：“鲁老板，有些日子没来了，最近一定很忙吧？”鲁强点点头：“嗯，这是杜哥，你一定要帮我招待好啊。”那老板立即伸出手说：“欢迎欢迎。”杜贺客气地跟他打了招呼。

进到房间里面，杜贺发现里面的装修很有特色，一切服务都很正规，服务员和侍应生规矩地站立着，有什么需要都随叫随到。

吃过晚餐之后，鲁强领着杜贺来到了顶楼的酒吧，这里有著名的艳舞表演。鲁强和杜贺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后，没一会儿就有一名穿着暴露的舞女走上台来，然后跳起了火辣大胆的钢管舞。台下响起了口哨声，有人喊道：“脱掉衣服！”这女人扭腰晃臀，果然就将身上披着的衣服脱掉了一件。

杜贺感觉胸腔内似乎燃烧了一团火，让他坐立不安。杜贺招呼鲁强说：“咱们还是走吧，我不想看了。”鲁强似乎正在劲头上，说：“干吗不看了，多好看啊！”杜贺说：“我有些累了，想要早点回去休息。”鲁强说：“那好吧。”然后陪杜贺回到了房间。

回到房间后，鲁强建议杜贺去洗温泉浴，杜贺想想自己确实很累，需要泡个澡放松一下，也就同意了。鲁强神秘地说：“一会儿咱们泡得差不多了，再去按摩按摩，那才是真正的享受呢。”

鲁强所说的按摩是异性按摩，而且服务的女子全都是妙龄女郎。等杜贺泡好了之后，由鲁强领着来到了按摩间，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女子等在那里，鲁强点了两个丰满漂亮的女人，然后与杜贺一人领着一个，分别进了不同的包房。

说实话，杜贺对这种异性按摩并

不感冒，以前在国内也有过多次异性按摩的经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这次不一样，一进到包房里面，杜贺就发现了一张特别大的床垫子，按摩女示意他躺上面，然后将一些油脂之类的东西涂在他身上，杜贺立即就明白了这是要给他做推油。

按摩女很专业，帮杜贺做了一些常规按摩之后，自己也脱光了衣服，裸露了上身，在杜贺的身体上来回揉蹭着。杜贺的心开始狂跳起来，那种感觉很奇怪，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女人滑嫩的身体，杜贺几次忍不住都想将女人的胴体揽在怀里，但想想还是忍住了。他说：“算了，你只要帮我随便按按就可以了，我不要弄这个。”女人明白了杜贺的意思，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比较规矩的客人，所以也并不强迫，又恢复到原来的按摩方式。杜贺闭着眼睛享受着，心想当初帝王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

终于按摩完毕，杜贺和鲁强走出来。鲁强问：“杜哥，那女人还乖吧？”杜贺说：“还行。”这些年杜贺在官场上行走，学会了用“还行”这句话来回答问题。“还行”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很多学问。“还行”就是还不错，也可以理解为过得去，马马虎虎，但并没有完全到位，还可以更好。杜贺之所以不说非常好或者特别好这样的话，就是给对方足够的遐想空间，让对方的心里没底，更加拿自己当回事儿。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时候用太肯定的话，反而会显得自己没见过多少世面，搞不好甚至会招致他人的嘲笑。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真正的重头戏开始了。鲁强领着杜贺来到一楼一间数千平方米的大厅，只见里面各种赌博机和赌桌一应俱全。

老板见鲁强和杜贺下来后，赶紧安排两个人进了贵宾厅，进到里面之后别有洞天，虽然面积没有外面的

大，但却装潢得很是温馨典雅，里面早已聚集了数十人在热火朝天地赌着。杜贺一见这种阵势，立即来了兴趣，他知道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这次他们玩的是百家乐，在押庄还是压闲的选择上，杜贺总是判断得很准，十次要胜八九次，鲁强连连称奇，后来自己都不玩了，干脆将手中的筹码全都交给杜贺来押，他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由于赢的钱太多，旁边的一些人也随着杜贺一起下注，因为他们感觉跟着杜贺一定会赢，就连赌场的保安也围了过来，他们怀疑杜贺可能在出老千，可是他们围着看了半天，却怎么也看不出杜贺究竟使用了什么神奇手法，居然能接连得手。

杜贺看这样玩下去目标太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就适时收手了。鲁强清点了一下筹码，居然赢了200多万。兑换完筹码之后，两个人从赌桌上撤下来，鲁强偷偷地问杜贺：“杜哥，你是不是会点啥，要不咋能赢那么多钱？”杜贺微微一笑说：“啥也不会，靠的就是运气。”其实杜贺说得不错，他赌钱基本上靠的是运气，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有如神助，押哪儿哪儿赢。当然，这也和经验与勇气有关，杜贺具备职业赌徒的特点，只要看准了绝不手软，敢于出手下注，有一把杜贺就把手里的筹码全都押上了，足有一百多万，看得鲁强目瞪口呆，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虽然说赢了200多万，但杜贺还是有些意犹未尽，不过时间已经不允许，他还要往回赶，周一早上必须到单位上班，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鲁强看带着大笔现金不方便，就通过熟人存入了银行卡里。鲁强也是一个讲究人，自己留了100万，剩下的100多万都给了杜贺。杜贺先是谦让了一下说：“你留着吧，本钱是你的，

我只不过是替你赌而已，赢钱理应都算你的。”鲁强说：“那怎么能行，赢钱都是你的功劳，你应该拿大头的，就这么着吧。”杜贺一想反正这钱都是自己赢的，分些红也是应该的，于是谦让了一下也就笑纳了。

回来的路上，两个人心情都不错，吹着口哨，听着音乐。杜贺甚至把鲁强的路虎换过来开了一会儿，体验了一下驾驶豪华越野车的感受。鲁强说：“怎么样杜哥，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好了。”杜贺说：“我可不要，开这玩意儿太招风，你哥我还是坐公车心里比较安稳。”鲁强就抿着嘴嘿嘿直乐。杜贺问：“你乐什么？”鲁强说：“没什么，我笑你们当官的活得大谨慎了，有好吃的不敢吃，有好玩的不敢玩，有好车不敢开，有好女人不敢泡，不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开一个好车算什么，老子有钱买它十个八个谁又管得着。”

杜贺看了鲁强一眼，的确，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虽然自己平时也在偷偷享受着这些东西，但却不敢光明正大，生怕被人发现。其实杜贺也希望自己能像鲁强一样，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不过鲁强又叹了一口气说：“不过你们当官的也有当官的好处，起码有很多人拥护，到哪里都受到敬重，说话办事也真管用。而我们则不一样，有时候很多关节走不通，那么在生意场上也是寸步难行的。”

杜贺又望了鲁强一眼，对他这句话也比较赞同，虽说做官在行为上受到一些拘束，但手中的权力也确实大。远的不说，就拿类似鲁强和胡斌这样的开发商来说，还不得拿他当祖宗一样供着。

这样想着，杜贺的心里又宽慰了许多。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相互依赖和制约的，这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吧。